

湘西苗語的述賓式 “A+NP” 結構及相關的 語法理論*

The “A+NP” construction in Xiangxi Miao and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 吳 芳

提 要：在湘西苗語中，形容詞 A 可帶名詞短語 NP 做賓語，這樣的結構違背了形容詞無法給賓語賦格的普遍規律，是苗語語法研究中的一大難點。本文在輕動詞理論框架下，提出在表使動、施動的 “A+NP” 結構中，A 的前面隱含了表使動、施動等及物性意義的輕動詞；在表差比的 “A+NP” 結構中，A 的前面具有顯性的表比較意義的輕動詞。輕動詞理論不僅能解釋湘西苗語述賓式 “A+NP” 結構中 A 和 NP 之間的語義關係，也能解釋該結構中 NP 的賓格是如何獲得的。

關鍵詞：湘西苗語 輕動詞理論 “A+NP” 結構 形容詞

Key words: Xiangxi Miao language; light verb theory; “A+NP” construction; adjective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苗語方言地圖集”（編號：21&ZD302）的階段性成果。

一、前言

湘西苗語中存在着一種特殊的“A+NP”結構，例如，

- (1) a. mu⁵³ tã⁵³ qɔ⁴² pa²¹⁴ lo⁴².
 你 直 腿 吧
 你把腿伸直吧。
- b. vu²² tã⁵³ pu²¹⁴ main⁵³ kho²¹⁴ nain⁴².
 他 強 三 門 課 這
 他擅長這三門課。

關於苗語中的“A+NP”結構的語法屬性，學界主要存在三個觀點。第一，該結構屬於謂主結構。羅安源（1983）認為該結構中的A是形容詞，其後的NP是主語，“A+NP”結構為謂主結構。第二，該結構屬於形補結構。王輔世（1983）和王春德（1984）將此類“A+NP”結構定性為形補結構，NP補充說明前面的A是什麼樣的性狀。第三，該結構屬於述賓結構。余金枝（2009）比較了湘西苗語形名結構與動賓結構，發現二者在句法位置、能否帶體標記、語法意義是否具有動態性、語義關係是否具有支配性這四個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判定“A+NP”結構是一種特殊的述賓結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問題：（1）為什麼該結構中的形容詞與“動賓結構”中的及物動詞一樣具有動態性和支配性；（2）哪些形容詞後可帶賓語、哪些形容詞後不能帶賓語？

本文以湘西鳳凰勾良苗語為例，運用各類句法手段對“A+NP”結構進行測試，證明其為述賓短語。在輕動詞理論框架下，我們發現該結構是由輕動詞促發中心詞移位而形成的。跨語言對比研究顯示，形容詞借助輕動詞來支配賓語是一種常見的語法現象。

二、述賓式“A+NP”結構的語法表現

根據A和NP之間的語義關係，我們把湘西苗語“A+NP”述賓結構分為三類：（1）表致使意義的述賓結構、（2）表狀態意義的述賓結構、（3）表比較義的述賓結構。以下是對這三類“A+NP”結構語法表現的描寫。

2.1 表使動意義的述賓結構

余金枝（2009）根據“形+名”結構中的形容詞與名詞的語義關係，把湘西矮寨苗語的“形+名”結構分為四類^[1]，其中一類為表致使關係的述賓結構。例（2）中的tɕi⁴⁴ne⁴⁴ne³¹就是“使人高興”的意思。

- (2) a. məŋ³¹ tɕi⁴⁴ne⁴⁴ kwa³⁵ za⁴⁴.
 你 高興 過 了
 你太高興了！
- b. məŋ³¹ phu²² a⁴⁴pe⁴⁴ tu³⁵ nəŋ⁴⁴,
 你 說 一些 話 這
 na³⁵tɕi⁵³ tɕi⁴⁴ne⁴⁴ ne³¹.
 那麼 高興 人
 你說這些話，真使人高興。

余金枝（2009: 120）

在湘西鳳凰勾良苗語中，“A+NP”也可構成表致使意義的述賓結構。例（3）中的形容詞pe⁴²為及物性的謂詞，表“使……滿”，例（3a）中的名詞ti⁴²“背篋”和例（3b）中的名詞性結構u²¹⁴le²¹⁴ti⁴²“兩個背篋”都是pe⁴²的支配對象。

- (3) a. vu²² pe⁴² ti⁴² i⁴² a²².
 她 滿 背篋 了 呢
 她裝滿背篋了 / 她的背篋滿了。
- b. vu²² tɕɿ²¹⁴ pe⁴² i⁴² u²¹⁴ le²¹⁴ ti⁴² ɒ²² ?
 她 就 滿 了 兩 個 背篋 SFP
 她就裝滿了兩個背篋了？

對比例 (3a) 和例 (3b)，我們可發現體標記 i^{42} 分別置於光杆名詞之後，數量名賓語之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相關語料顯示，諸如此類的形容詞 pe^{42} 和名詞 ti^{42} 結合有詞彙化趨勢。湘西矮寨苗語也有類似情況，因此有詞彙化趨勢的 $pe^{42} ti^{42}$ 就是一個整體，屬於一個述賓式複合動詞，其間不宜插入體標記。湘西苗語 A+NP 構成述賓短語時，體標記放在動詞和賓語中間，如 (3b) 所示。另外，“A+NP” 述賓結構中的 NP 也可被代詞替換，如例 (4b) 所示。

(4) a. $ve^{22} li^{33} pe^{42} i^{42} pu^{214} le^{214} ti^{42} nain^{42}$,

我 要 滿 了 三 個 背 簍 這

$ve^{22} thb^{42} mu^{22}$.

我 才 走

我要裝滿了這三個背簍後才走。

b. $ve^{22} li^{33} pe^{42} i^{42} po^{214} nain^{42}$,

我 要 滿 了 CL_些 這

$ve^{22} thb^{42} mu^{22}$.

我 才 走

我要裝滿了這些後才走。

2.2 表狀態意義的述賓結構

勾良苗語中 A+NP 還可以用來表示主語對 NP 所持有的狀態意義。例 (5a) 中的形容詞 ta^{53}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good at，整句話可以理解為“對於數學，我很擅長”。例 (5b) 中的形容詞 ci^{214}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hungry for，整句話可以理解為“對於你媽媽煮的野蔥飯，我很想吃。”

(5) a. $ve^{22} ta^{53} su^{214} co^{53}$.

我 強 數學

我擅長數學。

b. $ve^{22} ci^{214} ma^{53} mo^{44} tjx^{42} non^{42} li^{35} co^{35}$.

我 餓 你 媽 煮 的 野 蔥 飯

我想吃你媽媽煮的野蔥飯。

該結構中的 NP 可以是光杆名詞，也可以是受被數量短語或關係從句修飾的名詞性結構，如例 (5) 所示。在例 (6a) 中，“課”被“這兩門”修飾；在例 (6b) 中，“課”被關係從句“吳老師上的”修飾。

(6) a. $vu^{22} ta^{53} u^{214} main^{53} kho^{214} nain^{42}$.

他 強 兩 們 課 這

我擅長這兩門課。

b. $vu^{22} ta^{53} vu^{22} lo^{53} s_1^{42} s_2^{214} non^{42} kho^{214}$.

他 強 吳 老師 上 的 課

我擅長吳老師上的課。

此外，該結構中 NP 也可被代詞替換。例 (7) 中，“A+NP” 結構中的 NP 可被指示代詞“這些”和“那些”替換。

(7) $tau^{35} main^{53} kho^{214} nain^{42}$,

六 門 課 這

$mu^{53} ni^{33} ta^{53} po^{214} nain^{42}$

你 是 強 這些

$ha^{22} si^{214} ta^{214} po^{214} ai^{214}$

還是 強 那些

$pi^{42} to^{214} j_1^{42} j_2^{42} a^{53} ta^{214}$.

或者 全部 都 厲害

這六門課，你是擅長這些還是那些，或者全部都很擅長。

之所以我們要進行這些句法測試，是因為當 A 支配的成分是光杆名詞的時候，我們就不能確定 A+N 到底是述賓式複合詞還是述賓短語。如果是複合詞的話，N 就是詞內語素，不存在需要賦格的問題。但是如果是光杆名詞充當賓語，那它就需要投射成名詞短語，需要賦格。形容詞無法賦賓格是一條普遍語法規律，這時候，我們就需要解釋做賓語的光杆名詞是如何獲得格位特徵值的。

2.3 差比句中的“A+NP”結構

湘西苗語中，還存在着另外一種特殊的述賓結構，如例（8）所示：

- (8) a. te⁵³se⁴⁴ ɣe⁵³ we⁴⁴ naŋ⁴⁴.
 小三 高 我 的
 小三比我高。

余金枝（2009: 120）

- b. a⁴⁴po⁵³nəŋ⁴⁴ ɕa⁵³ a⁴⁴po⁵³ei⁵³ pu⁵³kaŋ⁵³.
 這包 輕 那包 三斤
 這一包比那一包輕三斤。

余金枝（2009: 120）

余金枝（2009）指出矮寨苗語的形容詞後可直接加比較對象構成差比句，在這種結構中，形容詞就相當於一個及物動詞，形容詞後可直接帶比較對象，本文把這種結構稱之為及物性差比句。在勾良苗語中，也具有及物性差比句，例如，

- (9) vu²² qp⁴² ɣa²¹⁴ ve²².
 他 COMP^[2] 高 我
 他比我高一點。

對比例（8）和（9），我們發現在矮寨苗語的及物性差比結構中，都要滿足一些條件才能成立，如（8a）的句末有 naŋ⁴⁴ “的”，（8b）中的句末有 pu⁵³kaŋ⁵³ “三斤”，這些成分是矮寨苗語及物性差比句成立的條件。本文認為這些必然條件在語義上起到構建比較意義的作用，而句法上促使形容詞能夠直接帶 NP 賓語的是句中隱含的輕動詞。在例（9）中，句中沒有出現句末助詞或數量短語，只是在形容詞前出現了一個表比較義的 qp⁴²，本文認為 qp⁴² 是表比較義的輕動詞在湘西勾良苗語及物性差比句中的語音形式。下面我們在輕動詞理論框架下，探討苗語形容詞具有及物性表現的原因。

三、輕動詞理論與湘西苗語形容詞的及物性

3.1 輕動詞理論

輕動詞（light verb）最早是由丹麥語言學家 Jespersen（1949）提出。他指出在“have a rest, take a sneak, give a sigh”這一類的“V+NP”短語中，位於 V 位置的“have”、“take”和“give”屬於輕詞彙意義但有強句法特徵的動詞，它們主要是啟動後面名詞的動詞功能。Larson（1988）在生成語法的理論背景下提出了動詞短語殼理論（VP-shell），用來分析英語的雙及物動詞結構。

- (10) a. John sent a letter to Mary.

- b. John v [_{VP} a letter sent to Mary].

Larson（1988）認為整個動詞短語由兩次動詞投射完成：第一次動詞投射生成了裡層的動詞短語（VP）“a letter sent to Mary”。第二次動詞投射生成了外層的動詞短語，該動詞短語由一個語義上很輕的空動詞投射而成，外層的動詞短語因此被稱為輕動詞短語。輕動詞具有詞綴性，會吸附底層的實義動詞，形成“John send_i a letter [t_j] to Mary”這樣的與格結構。Chomsky（1998）吸收了 Larson（1988）的動詞短語殼理論，在“最簡方案”中設置了輕動詞核心功能語類，明確用小寫的 v 表示輕動詞，v 選擇一個 VP 作補足語，投射一個 vP。Radford（2004: 336-362）將 v 的使用範圍擴展到了作格動詞、非作格動詞、非賓格動詞等謂語結構中，並再次證實了輕動詞 v 的引入不僅能為名詞性內部論元核查格特徵，還可以為動詞引進外部論元。

在漢語研究中，Huang（1997）最早把輕動詞理論引入漢語研究，提出輕動詞的語義功能是用來標注事件類型。根據事件類型，漢語的輕動詞可分為四類。Huang 認為所有的動詞都是各類輕動詞的補足

語，輕動詞不僅能促發核心動詞移位，還能表達不同的事態語義。馮勝利（2005）指出古今漢語中非常規性動賓關係的複雜關係是由輕動詞促發的核心詞移位而形成。此外，學者們對輕動詞的本質屬性還作了深入闡釋並從不同角度對輕動詞的表現形式進行了重新分類（Lin 2001，溫賓利和程杰 2007，朱樂奇 2015，蔡維天 2016，熊仲儒和楊舟 2020）。

這些研究充實了輕動詞的內涵和擴大了輕動詞的外延，這不僅有利於統一地概括和解釋古今中外的許多相關語言現象，還提高了輕動詞理論在面對不同語言事實時的解釋力。作者發現 Huang（1997）和馮勝利（2005）的分析思路可以為本文提供較為合理的工具來觀察和解釋湘西苗語三類述賓式“A+NP”結構的句法和語義，所以本文將在 Huang（1997）關於輕動詞分類以及馮勝利（2005）關於輕動詞移位的理論框架下，圍繞述賓式“A+NP”結構中 NP 如何賦格的問題，展開對湘西苗語述賓式“A+NP”結構的句法討論。

3.2 述賓式“A+NP”結構中的輕動詞

余金枝（2009）認為湘西矮寨苗語中的“形+名”是述賓結構，形容詞是述語，名詞是賓語。這是因為它的主要特點與“動詞+賓語”的述賓結構相同，不過，語義上的動態性和支配性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形容詞後可帶賓語。

馮勝利（2005）認為漢語非常規動賓關係是由輕動詞移位造成的。輕動詞促發的句法移位現代漢語裡有，古代漢語裡更普遍。

(11)a. 風飄萬點正愁人。

b. 秦違蹇叔，而已貪勤民。（左傳·僖 33）

馮勝利（200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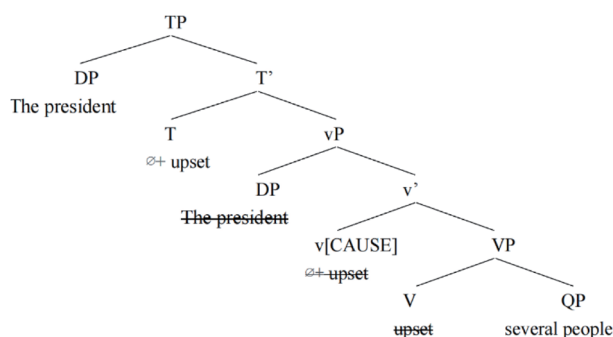
例（11）中的形容詞“愁”和“勤”之所以和後面的“人”和“民”能構成述賓結構，是因為例

（11）的“A+NP”結構中隱含了一個可隱可現的輕動詞，這個輕動詞的語義特徵為 [+CAUSE]，該輕動詞促發“A+NP”結構中的 A 發生了句法移位並與其合併，使原本不及物的 A 能夠接名詞作賓語。

表致使義的輕動詞觸發的移位在英語中也有出現。Radford（2004：350）以（12）為例，分析了及物性動詞給賓語指派賓格和引出外部論元的句法生成過程。（13）就是（12）的句法運算。

(12) The president upset several people.

(13)



如（13）所示，在論元層，動詞 upset 與量化詞短語 several people（一些人）合併成動詞短語之後再和一個零形式及物性輕動詞 v 合併形成 v'，由於零形式的輕動詞具有詞綴性，因此它會吸引動詞 upset 從 V 的位置移動到 v，另外，（13）中的輕動詞是及物性的，它具有充當施事的域外論元，在（13）表現為 DP The president（總統），v' 與其外部論元合併生成 vP。然後，vP 再與一個隱性的表過去的時態詞合併生成 TP，與此同時，時態詞也會為 The president 賦予主格。最後，時態詞的〔EPP〕特徵會驅使 The president 從 Spec-vP 位置移動到 Spec-TP 位置，同時刪除時態詞的〔EPP〕特徵。形成的 TP 和零形式的表示陳述語氣的標句詞合併，最終形成（12）的表層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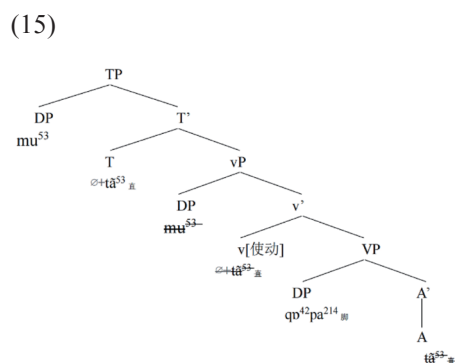
由(11)和(12)可見,輕動詞理論無論是用於分析英語動詞內部論元賦格以及外部論元獲得題元角色的語言現象,還是用於解釋古代漢語中不及物性謂詞接賓語的語言現象,都體現了輕動詞理論仍然是處理非常規謂詞帶賓語的主流方法。同樣,本文認為該理論也可用來解釋湘西苗語中表示使動意義的“A+NP”述賓結構。

3.2.1 表使動意義的“A+NP”結構中的輕動詞移位

從語義上,當“A+NP”為表使動意義的述賓結構時,A具有[CAUSE]的特徵。例(14)中的形容詞 $t\dot{a}^{53}$ 和 $p\dot{i}^{53}$ 分別表“使……直”和“使……平”。

- (14) a. mu^{53} $t\dot{a}^{53}$ $q\dot{p}^{42}pa^{214}$ lo^{42} .
 你 直 腿 SFP
 你把腿伸直吧。
 b. $m\dot{i}^{53}ko^{42}$ $tai^{35}n\dot{i}^{214}$ $p\dot{i}^{53}$ $m\dot{b}^{33}u^{214}$.
 他們 正在 平 馬路
 他們正在把馬路修平。

形容詞 $t\dot{a}^{53}$ “直”和 $p\dot{i}^{53}$ “平”本身不可以跟名詞作賓語,A和NP結構只能組成定中結構。但語料事實及其相關句法測試證明 $t\dot{a}^{53}$ 和 pa^{214} 、 $p\dot{i}^{53}$ 和 $m\dot{b}^{33}u^{214}$ 形成了“A+NP”式的述賓結構。在此,需要回答的問題即是形容詞後面的名詞“腿”的賓格是從何而來?輕動詞理論給出了合理的解釋。下面以(14a)為例,說明該句的句法生成過程。



(15) 中的 v 為輕動詞,具有 [+CAUSE] 之意,

在句法上有給名詞性短語賦賓格的能力,因為 v 具有詞綴性的強特徵,驅使其後面的形容詞 $t\dot{a}^{53}$ 移位到 v 的位置並與其合併,因此具有使動意義的形容詞 $t\dot{a}^{53}$ 表現出及物性特徵,和其後的名詞“腿”構成述賓結構。根據 A-movement 理論,例(14a)的主語 mu^{53} “你”從 SpecVP 的位置移到 SpecIP 的位置,然後和 I' 合併成 IP,最後 IP 與表祈使語氣的 lo^{42} “呢”合併成 CP,最終生成(14a)。此類形容詞的使動用法是比較常見的語言現象,在苗語的中部方言、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英語中都有類似結構,例如,

- (16) a. mu^{55} tei^{55} $bie^{33}za^{22}$. (高岩苗語^[3])
 你 直 腿 吧
 你把腿伸直吧!
 b. 春風又綠江南岸。| 這趟差辛苦你了。
 c. She wants to better her English. | He tried to dirty my reputation.

例(16)顯示,高岩苗語中的 tei^{55} “直”,漢語中的“綠、辛苦”以及英語中的“better、dirty”在句中都表使動意義。這些形容詞之所以可以跟名詞構成“A+NP”述賓結構,也是因為句中隱含致使義輕動詞 v,形容詞變成了及物性的述語,從而構成了致使義“A+NP”述賓結構。

3.2.2 表狀態意義的“A+NP”述賓結構的輕動詞移位

馮勝利(2005)指出在現代漢語裡有“吃食堂”、“聽耳機”、“澆水”等非常規的述賓結構,該結構中動詞的賓語不是受事,但卻做“吃”、“聽”、“澆”這些動詞的賓語。從語義上看,這種現象是不合常規的,但實際交流中,卻是合乎語法的,這是因為這些非常規的動賓結構都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常規結構。如“吃食堂”的對應形式是“在食堂吃”、

“聽耳機”的對應形式是“用耳機聽”、“澆水”的對應形式是“用水澆”。這些非常規的動賓結構中隱含了一個連接動詞和賓語的“關係詞”（介詞），馮勝利把這一類“關係詞”歸為輕動詞，並且在這些（表處所或工具）的輕動詞的驅動下，這些結構中的動詞產生移位，最終形成這些非常規的述賓結構。

當勾良苗語中的“A+NP”為表狀態意義的述賓結構時，我們認為結構中隱含表示對象的輕動詞[AT]或[FOR]。

(17) a. vu²² ta⁵³ u²¹⁴ main⁵³ kho²¹⁴ nain⁴².

他 強 兩 門 課 這

我擅長這兩門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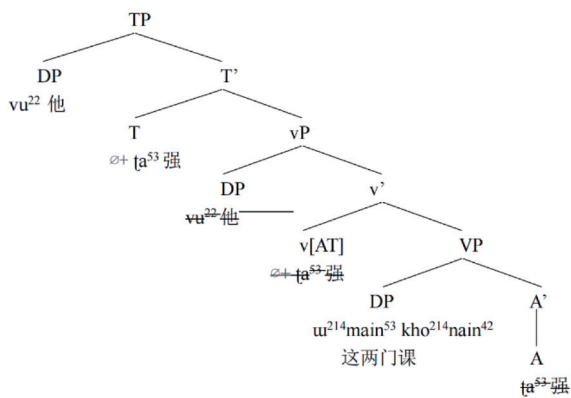
b. ve²² ci²¹⁴ mā⁵³ mɔ⁴⁴ tɣ⁴² nɔŋ⁴² lhi³⁵ ɕɔ³⁵.

我 餓 你 媽 煮 的 香 蔥 飯

我想吃你媽媽煮的野蔥飯。

例(17a)中的形容詞 ta⁵³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good at; 例(17b)中的形容詞 ci²¹⁴ 等同於英語中的 be hungry for, 表示的是主語對“這兩門課”和“你媽媽煮的野蔥飯”持有的狀態。下面我們以(17a)為例, 說明此類述賓結構的句法生成過程。

(18)



(18) 中的 v 為引介目標的輕動詞 [AT], 在句法上有給名詞性短語賦賓格的能力, 因為 v 具有詞

綴性的強特徵, 驅使其後面的形容詞 ta⁵³ 移位到 v 的位置並與其合併, 因此包含零形式引介詞的 ta⁵³ 表現出及物性特徵, 和其後的名詞“這兩門課”構成述賓結構。

3.2.3 表差比意義的“A+NP”結構中的輕動詞移位

當勾良苗語中的“A+NP”為表差比意義的述賓結構時, 其前面必須出現一個在句法上負責引出比較對象在語義上具有 [+COMPARE] 的輕動詞, 該輕動詞驅使形容詞移位到 v 的位置, 並且給賓語賦賓格, 因此該結構中的形容詞可以直接跟比較對象構成差比句。下面我們以(20)為例, 說明此類述賓結構的句法生成過程。

(19) a. *vu²² ṣã²¹⁴ ve²².

他 高 我

他比我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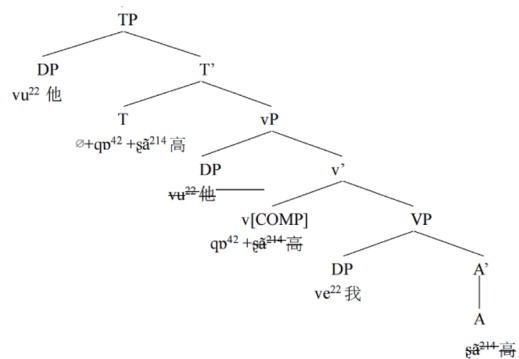
b. vu²² qɔ⁴² ṣã²¹⁴ ve²².

他 COMP 高 我

他比我高。

(19a) 中的形容詞“高”本身不能帶賓語, 但當在形容詞前加上 qɔ⁴² 之後, 句子合法且可接受, 因此, (19b) 具體的句法生成過程如下(20)所示。

(20)



在該句中, qɔ⁴² 為顯性的且有比較意義的輕動詞 [COMP], 在輕動詞的驅動下, 形容詞 ṣã²¹⁴ 移動

到了 v 的位置並與其合併，形容詞從而得到了賦格的能力，給其後的 ve²² 賦予賓格，生成 “A+NP” 式的差比結構。

四、結論

本文重新審視和討論了湘西苗語中的 “A+NP” 結構，通過各種不同的句法測試對其進行調查，發現湘西苗語的 “A+NP” 結構的確是述賓短語，不是述賓式複合詞。該結構中的 A 有時表現為具有使動意義的形容詞，有時表現為狀態意義的謂詞，有時表現為具有比較意義的謂詞。

我們基於輕動詞理論，分析了這三種類型的 “A+NP” 結構，結果發現在輕動詞移位的驅動下，湘西苗語述賓式 “A+NP” 結構中的 A 進行了移位，並且從中獲得了及物性。表致使意義的 “A+NP” 述賓結構裡含有一個隱性的輕動詞 v[CAUSE]，句中的形容詞在 v 的句法驅動下移位並與其合併，從而獲得及物性特徵，可接名詞作賓語。表狀態意義的 “A+NP” 述賓結構中也存在着一個沒有語音形式但具有引介對象的關係詞 / 輕動詞 [AT/FOR] 意義的輕動詞，該輕動詞具有給其後名詞賦格的能力，因此和其後面的 NP 構成述賓結構。表差比意義的 “A+NP” 述賓結構中存在一個顯性的表比較意義的輕動詞 [COMP]，正是這個顯性的具有介詞句法特徵的輕動詞 v[COMP] 賦予了形容詞直接引介比較對象的能力。

運用輕動詞理論對湘西苗語述賓式 “A+NP” 結構進行研究，不僅有利於瞭解該結構的句法生成過程，也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觀察到湘西苗語形容詞的句法語義特徵。

註釋：

[1] 第一類：致使關係；第二類：因果關係；第三類：差比關係；第四類：評價關係。

[2] COMP 是 compare（比較）的縮寫形式。

[3] 高岩村位於貴州省雷山縣大塘鎮，此處的苗語屬於苗語黔東南方言（苗語中部方言）。

參考文獻：

- 蔡維天 2016 論漢語內、外輕動詞的分佈與詮釋，《語言科學》第 4 期。
- 馮勝利 2005 輕動詞移位與古今漢語的動賓關係，《語言科學》第 1 期。
- 羅安源 1983 苗語（湘西方言）的“謂—主”結構，《語言研究》第 1 期。
- 王春德 1986 苗語語法綱要（黔東方言），光明日報出版社。
- 王輔世、王德光 1983 貴州威甯苗語的狀詞，《語言研究》第 2 期。
- 溫賓利、程杰 2007 論輕動詞的純句法本質，《現代外語》第 2 期。
- 熊仲儒、楊舟 2020 生成語法中輕動詞的引進，《世界漢語教學》第 4 期。
- 余金枝 2009 湘西苗語述賓結構中的一種特殊類別——“形容詞 + 名詞”的結構分析，《語言研究》第 1 期。
- 朱樂奇 2015 輕動詞句法屬性研究之我見，《語言科學》第 6 期。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1998.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A]. In R. Martin, D. Michaels & J.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ur of Howard Lasnik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89-155.

- Huang, C.-T.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M].Taipei: Academia Sinica.
- Jespersen, Otto. 1949.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Part VI Morphology) [M].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 Larson, Richard.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1:335-391.
- Lin, Tzong-Hong.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D] . 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Radford, Andrew. 2004.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吳芳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wufangwinne@163.com